



藝海珠塵

14
1627
20



門 44
號 1627
卷 20



藝海珠塵

經部四書類

南雁 吳省蘭 泉之輯

嘉興 錢棫 宜士校

論語絕句

張九成

九成字子韶開封人徙家錢塘宋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歷宗正少卿累謫南

安軍起知溫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也

既是文章可得聞不應此外尚云云如何夫子言天

道肯把文章兩處分與原其辭於論語曰夫然終行

藝海珠塵

論語絕句

大學圖書館
25 10 30
購 恭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不算來只是弄精神識破於時始悟真表裏分明都見
了區區何必更書紳
子曰克已復禮為仁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雖然此影不離形莫向形中便認真形影兩匹都不
見當於此處認斯人
如有所立卓爾
見得分明乃謂如分明如此倘為疎莫於見處留形
迹方信心齋萬象虛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
機緘固爾寓絃歌不是知音不肯過夫子聞之方莞
爾未知言偃意如何

曰唯
門人唯諾亦尋常彼此如何較短長自是旁人不會
識指為鳴鳳在朝陽
其如示諸斯乎
此理尋常豈不知奈何人不反思之故應指掌從君
示想亦於斯勿更疑

吾與點也

論語絕句

二

於時舍瑟方鏗爾豈意吾師亦喟然此際風流人不
識只應瀟灑得心傳

朝聞道夕死可矣

白首窮經恨不知書生辛苦竟何爲一朝聞道無餘
事若較尋常死亦遲

何器也曰瑚璉也

須知道體亦常虛君子安能一器拘賜也但知瑚璉
貴豈聞天地亦蘧廬

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所長孰不願施之豈肯言吾未信斯大是此心真不

昧斷知天地不容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行道嗟吾已矣夫仲由從我去乘桴果然子路聞之
喜好勇如由亦自無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豈是於回果弗如只緣聞處尙多踈若還真箇能聞
一安得其他更有餘

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固難雕糞莫朽於子材美亦何誅欲令顧此深爲
戒言語之科首宰予

顏子簞瓢

貧節無聊富節驕回心獨爾樂簞瓢箇中得趣無人
會惆悵遺風久宋寥

唯恐有聞

子路何嘗肯不情從人姑爾事虛名所行唯恐復聞
耳既已聞之且力行

槎也慾焉得剛

須知有慾不爲剛血氣乘之反類狂所以孟軻言直
養要令無助亦無忘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文子平生不妄爲仲尼想亦喜聞之或能再矣斯猶
可何況加之以三思

甞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武子人皆指作愚不知愚意竟何如雖愚到底無人
識始覺從來智者疎

願聞子之志

願乘馬衣輕裘便與顏回論不投更得預聞夫子
志天高地下果難儔

有顏回者好學

三千七十固多哉好學如何獨有回若論不遷并不

貳更無人向此中來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孔子於仁論不違回心三月亦如之不違乃是回心事心事如何子得知

不如樂之者

算來此亦是尋常不比其他味較長孔子絃歌顏子樂大家相見沒商量

智者動仁者靜

仁智從來不可分動中機向靜中存自然形體難增損不要猶添斧鑿痕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

未識機鋒莫浪猜行藏吾只許顏回苟能用我吾何嫌不惜因渠也一來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子思曾發用中機此道須臾不可離率性自然難損益要之何慮亦何思

何事於仁

吾仁體從來大似天事之方見失於偏是何堯舜有為病一或容心便不然

默而識之

論語絕句

五

不因聞見得心傳此理於吾甚曉然若使一流聞見裏故知厭倦有時焉

吾不復夢見周公

向也於公隔一重尋思常在夢寃中如今已是心相識爾自西行我自東

依於仁

試看迷途一瞥蒙若還無相豈能通力行未到安身處不免依他人箇中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貴要之不可求求之無不反招尤何如且只從吾

好他若來時不自由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韶韶深寓舜之心夫子聞之感亦深三月遂忘於肉

味誰知千古遇知音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讀易工夫恨不深晚年方見聖人心如何五十二無

過蓋欲從初學到今

吾無隱乎爾

日月光明滿六虛柰緣蒙瞽以爲無試教借問傍人

看可是吾曾隱爾乎
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

射宿有心陰中物鈞綱終是不無心固知夫子應無
此書此方知意亦深

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在吾心一念間苟差一念隔千山故知罔克分狂
聖已見前賢露一斑

王之禱久矣

子心俯仰一無欺由也升堂尙不知疾病如何猶請
禱孰分上下與神祇之無不又誰大向也且只於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欲識畫工真妙手畫人須是畫精神孔門諸子工無
比畫出當時活聖人

啓予足啓予手

啟人真箇亦誠難臨死猶將手足看今免一身非細
事一身之外更多端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

看來商頌繼關雎亂訓爲終始是初試把初終篇較
取洋洋風雅豈爲虛

惟堯則之

論語絕句

論語絕句

七

巍巍蕩蕩仰神堯賢智姦邪混一朝無物不歸吾造化去天安得尚遙遙

禹吾無間然矣

檐板人多見一邊聖心思慮甚周旋方知大禹同夫子彼此觀之無間然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遊徧諸侯志不伸困窮幾與死爲鄰大哉博學稱夫子獨有當時一黨人

子絕四

以毋爲絕絕非毋自謂門人見處疎若使聖人真箇

絕不知毋理却何如

文不在茲乎

子云文不在茲乎豈與常人論有無與喪亦皆天意爾匡人於此莫如子

無知也

吾於萬理已無疑何必容心更去推自此有無皆不立有知翻以累無知

未可與權

君子常時亦用權要之此法豈容傳反經合道須君子君子爲之乃自然

藝海珠塵
鄉黨

一篇鄉黨盡威儀夫子尋常豈自知若使區區故如此其勞終亦不勝爲

季路問事鬼神

若欲言之固亦難鬼神情狀若無端要之行盡吾人事彼此何嘗有兩般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曾點嘗聞鼓瑟希仲由於此亦奚爲二人風味還應別不是知音必不知
屢空

道體從來只貴通不容一物礙其中柴愚參魯師由輩未若顏回庶屢空

吾與點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舞雩之下詠而歸喟然不覺令吾嘆豈與其他較是非

君子之德風

君子何嘗去小人小人如草去還生但令鼓舞心歸化不必區區務力爭是聞也非達也

聞達要之不必分只緣聞處未嘗聞子張若解聞中

藝海珠塵

論語絕句

八

達夫子何由尚爾云

子之适也奚其正

由言夫子何适也子謂由言亦野哉道理不因相扣擊如何說得許多來

王者必世而後仁

既言一日歸顏子王者如何必世仁若論仲尼期月可斯言乃是反其真

剛毅木訥近仁

墨子平生枉費工謾將泛愛去形容若觀木訥并剛毅方見風流是箇中

必也狂狷乎

狂狷雖云執一偏一偏所執尙能堅不然欲與中行士往往其中亦未全

或問管仲曰人也

嘗稱管仲以如仁仁者要之卽是人未可以仁稱管仲可於人上試經綸

使乎使乎

夫子何爲發問初荅云寡過未能無斯言可謂深而宛所以重嗟累嘆乎

子貢方人

區區用意在方人所得從來未必真我則於斯誠不
暇枉勞臆度費精神

知我者其天乎

此理從來自不疑奈何於此不投時若還上下相通
處不是天心亦不知

其如命何

只是人生少琢磨厄於陳蔡尚絃歌道之興廢皆由
命雖愬如公柰命何

有心哉擊磬乎

衛多賢者仕伶官擊磬如襄理一般不審乃於聲上

取疑其此意太無端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可笑靈公不自量區區小國事交爭遽然問陳於夫
子夫子聞之故遂行

子張書諸紳

子張聞語便書紳太似胸中未識真忠信篤欽非外
物當於行處用精神

顏淵問爲邦

壯志如何便遽忘故宜一旦問爲邦行藏獨與吾夫
子不類當時獨與狂

見不善如探湯

試問如何是探湯喻其漸入久無傷顧於不善乃如

此深恐斯人志不剛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公山召子猶將往陽貨如何却矚亾料得用心須有

異聖人去就不尋常

又

公山陽貨本同謀夫子如何較去留須信人心有真

偽故將南筆記春秋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性習自然分遠近智愚安得便無移困而不學民斯
下愚者要當且力為

前言戲之耳

焉用牛刀去割雞子游初見已無疑既云學道應須

愛遂謂前言乃戲之

民無信不立

於兵於食皆云去當使斯民信獨存不爾此心先已

喪雖云兵食更休論

盍徹乎

哀公真自不尋常雖是年饑亦較量二猶不足如何

徹紬繹斯言味更長

子路無宿諾

一諾要之不可輕古人於事貴能行若還行得方為
諾不爾徒言未必誠
必也使無訟乎

善勝不於常勝得無方始向有方求故知欲使人無
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富哉言乎

有類癡人學着棋諄諄誨爾反狐疑回頭試問旁觀
者說得元來却甚奇

直在其中矣

大都禮義本人情若論人情莫若親苟使於親無曲
折不知人視作何人

君子和而不同

謙抑從來不務爭於人唯恐失其情若於禮義愆違
處安得區區學面朋

亦可以為成人矣

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文
具乃是其間造化名

如其仁

仁體從來不可名方圓隨處便成形要之自在初非
力以力爲之恐失經

丘何爲是栖栖者歟

丘何爲佞乃栖栖此語深憐及仲尼猶乃從容言疾
固胸中蕩浩不容窺

堯舜其猶病諸

若於君子能修敬敬外無緣復有餘子路不思三致
問病猶堯舜果何如

君子固窮

於時窮達何須較在我行藏未易論子路不知方

見更疑力學到師門

非歟非也

參聞吾道無心語只在當時一唯間多學反嗟疑子
貢望雲猶隔數重關

辭達而已矣

揚雄苦作艱深語曹操空嗟幼婦詞晚悟師言達而
已不須此外更支離

某在斯某在斯

豈是區區務相師尋常一事不容欺及階及席方皆
坐猶告之曰某在斯

君子有三戒

常追往日悔前事復向如今念後來幸爾平生無所
好喜於末句絕纖埃

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損益由人好樂間須於情竇着防閑雞鳴舜跖能分
得始向師門見一斑

君子有三畏

要之恐懼常修省乃是吾心所必然君子如云止三
畏又何終日却乾乾

問一得三

竊怪陳亢問伯魚子今亦有異聞乎喜云聞一得三
理料得其他未必如

子曰諾吾將仕矣

欲逃陽貨遇諸塗在我之言亦未疎大抵行藏非汝
事孰云夫子主癰疽

子欲無言

如何夫子欲無言此理疑其或未然若看陰陽運行
處方知與物自周旋

商有三仁焉

既能委曲存商後又不區區愛此身以至為奴作洪

範仲尼稱謂有三仁

柳下惠三黜

有道不妨三見黜當時人恨以為多從來一向貪憚輩讀此其如愧恥何

是知津矣

宣尼頗意在斯人故爾令由去問津大是斯人能會意知津此語亦為真

穩而不輟
看來築溺與長沮固是其言太闊疎若論穩棚全不顧這般風味亦難如

植其杖而耘

體不勤勞穀不分毅然植杖俯而耘從前一向空擔板大道元來亦未聞

無可無不可

夫子當時議逸民舉皆未必見其真唯吾無可無不可所以巍然號聖人

即仁人

能謀雖似周公聖於紂與比特未分及至當時獲微子武王方始決成勳

藝海珠塵

經部四書類

南雁 吳省蘭 泉之輯
奉賢 宋玉潤 益孳校

孟子外書四篇

熙時子注

熙時子姓劉名攸字貢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與兄敞同第進士歷祕書少監出知蔡州召拜中書舍人以疾不起卒私諡公非先生有集六十卷

序

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史志以為依託信也然三家者依託而熙時子非依託也乃熙時子依託三家也熙時子者誰

藝海珠塵

孟子外書四篇卷一

一

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
爲此以示之也注中往往用泰伯語也熙時者曉然也
譏也越絕參同契之流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
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
之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託不足
傳而孟子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而存之也碧梧
老人馬廷鸞書

孟子外書四篇卷一

性善辨第一

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荀卿名況楚人避漢諱易荀爲孫見奚

過孟子曰有善無惡天也有善有惡人也言天之賦性但有善而無惡其有善惡乃人後起之私孫卿子曰有善有惡天也有善無惡人也言性本有善惡聖人以學勝之方能有善無惡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迷性本者必自子始矣

孟子曰虎狼知父子蠶蟻知君臣而況於人乎故人之性善今人之性不善皆失喪其性故也喪息浪反

孟子曰性善也堯舜不勝其美習不善也桀紂不勝其惡勝平聲性無不善而欲害之水無不清而物汚之是豈水性也哉

曼邛不擇問於孟子曰夫子焉學曼邛姓不擇名齊人孟子

曰魯有聖人曰孔子曾子學於孔子子思學於曾子
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軻嘗
學焉是以得聖人之傳也子上

孟子曰舜生於姚墟禹主於石紐湯生於蒲南文王生

於台疆千年一聖猶旦暮也姚墟石紐蒲南台疆並地名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而瞽者莫之見也黃河之
濤衝擊如雷而聾者莫之聞也甚矣人不可不學也

此章戒人不學而
牆一如聾瞽也

孟子三歲而孤孟母賢攜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幼
嬉戲為墓閼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我子

也乃去舍市又嬉戲為賈街事孟母曰此亦非所以
居我子也徙學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
可以居我子矣此卽世俗所傳
孟母三遷事

孟子幼誦其母方織孟子輟乃復誦母知其誼也呼而
問之曰何為輟對曰如有失復得母乃引刀斷其織
以此戒之自後孟子不復誼矣輟中止也
誼諱也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向其母曰婦無禮請去
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以知之曰我親見之母曰
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入門言必聞將上堂聲必
揖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今汝往燕私之室入

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雖列女傳作祖

孟子處齊為客卿居常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糲酒漿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无攸遂在中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幼則從乎父母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

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也

五飯稻黍稷麥菽五種之飯舉彌筆反

種之飯舉彌筆反

孟子遊於莒有曾子講堂焉孟子登堂彈琴而歌二三

子和之莒父老曰久矣夫不聞此音也聖人之徒也

和去聲夫音扶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

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

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專

其性禁止其淫一行去聲

孟子謂子石曰卯有毛信乎

公孫龍字子石趙人子石為堅白異同之辨者

孟子外書四篇卷一

四

曰信孟子曰何為其然也子石曰卯無毛雞無翼孟
子曰雞而烹人可食然則子腹亦有雞與此章孟子
之闢邪說

與音
余

孟子曰篤敬仲仁故齊威公亦仁篤敬仲義故齊威公
亦義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河廣宋威夫人所作此
章言齊威公存衛亡國

德之

徐辟將之秦孟子曰秦虎狼之國也子何遊焉辟音
徐

辟對曰山東之國無可與者蘇子來招故將必往蘇
子

孟子曰夫蘇子天下之至無信人也天下之大

不義人也子何交焉夫音
扶徐辟對曰辟之祖自南州

遷於邾邾今五世矣於蘇為睦且辟蘇之自出也南
州
徐國也邾邾洛陽也
自出謂蘇氏之甥孟子曰然則姑贈子以言不約
縱不連橫不為威屈不為利疚以守子義以全子生
斯可矣縱音
宗

凡十五章

孟子外書四篇卷二

文說第二

孟子曰文其說不若文其心文勝者不陋質勝者可久

言人徒曉才辨而文其說不若篤實好學而
文其心不陋文采可觀也可久經久不敝也

孟子曰士貴立志志不立則無成

孟子曰君子為己小人為人為己者逸而泰為人者勞而危元作平

孟子曰人不可以不知天凡事可以對天則知天矣

孟子問於子上曰敢問聖人之教聖人謂孔子也子上曰言仁

不言暴言義不言利言禮不言邪言性不言詐此聖人之教也

子上謂孟子曰舜之誥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子其識之此心傳也

公明高問於孟子曰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云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何謂也公明高孟子門人馮皮冰反孟子曰君

子之學敬而已矣

孟子曰言不可不慎也言巧則天刑之言肆則人害之或改作切

大雅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章補金人銘所未及

梁襄王問戰於孟子孟子曰戰危事也臣未之聞也

孟子去梁梁襄王追之及諸東桑孟子曰為吾謝梁王

勿忘先王之禮遇也再拜登車而去東桑地名未詳所在為去聲

萬章從遊於牛山之上孟子喟然嘆曰此齊景公流涕

之所也而其骨已朽矣萬章曰古之人何以不朽孟

子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

三不朽古之人皆有死君子雖死而求其不死者若

小人則未死而已死矣

陳仲子卒孟子誄之曰吁嗟仲子廉潔以保貞兮求名

而得名兮數齊國之高士舍仲子其誰稱兮惟山高

而水流千古一於陵兮吁嗟仲子名長存兮可慰於

九泉兮數舍並上
聲於音烏

靈龜隱於萊丁氏公著云靈古蜃字萊國名後屬齊孟
今萊州也隱居當在致為臣而後

子使人問之以書且遺之粟曰介士也使遺去聲

萬章問曰子庚何人也子庚世柳字孟子曰古之高人也上

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

子叔問曰文王囚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何以繫易也

子叔孟孟子曰夫易憂患之書也安樂而不知易君

子吉小人凶憂患而不知易小人吉君子凶是以君

子不可以不知易也夫音扶
樂音洛

孟子去齊宿於畫王蠋請見孟子見之蠋畫邑人
請見矣遍反王

蠋曰夫子何以久於齊也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

蠋曰我固知非夫子之志也齊王外好善而心不好

夫子去國亂將至矣蠋是以憂也孟子去數年而齊

國果亂好去
聲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及牛目羣臣請弛期太

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
為帳三日後葬今先公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
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志也孟子曰禮也弛緩也
惠子名
施淵山樂水未詳所在修書亦有
此文大同小異 雨去聲更平聲

凡十七章

孟子外書四篇卷三

孝經第三

孟子曰孝經者曾子傳於孔子諸弟子不得而聞也

孟子曰曾子之孝士之孝也故孔子先以事親事君立
身告之

孟子曰天子之孝文王也諸侯之孝魯釐公也卿大夫

之孝孟莊子也士之孝曾子與也庶人之孝大連少

連也魯釐公之孝無考豈以詩有壽母
之文而稱之歟 釐僖同少去聲

孟子曰舜生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蔡母氏遂曰鄭
氏禮記注引之

孟子曰孝者順德也父子親兄弟睦夫婦和人人齊其

家而天下平矣

孟子曰樂正子春生孝也茅直死孝也劉氏熙曰茅直
闕大夫喪母哀

毀而
死

樂正子春年九十矣使其孫克學於孟子告之曰昔者
聖人之門顏子以仁曾子以孝季路以勇伯顛以智

各以所得聞於天下傳於後世汝往矣庶幾其有一
得乎蔡母氏遂曰伯
韞端木賜也

孟母之喪門弟子各治其事陳臻治貨季孫郊治車威

邱蒙治器萬章治纒充虞治櫬公都或治饌陳代治

牲樂正克治儀公孫丑治賓客治平聲孟子三日不食

哭不止門弟子請曰古者五十不毀孟子曰五十也

乎哉吾母死吾猶孺子也記孟子居母喪
之孝盡禮盡哀孺子弔見

之流涕自責曰今而知聖人之道遂棄墨而歸儒孺子

為墨子之學者
黜他端反

孟子曰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言治者尚嚴實此乃循名
責實之義

景同

梁惠王曰先王用李悝盡地利至於今賴之先王謂
文侯孟

子曰非古也古莫善於勛勛者殷法雖周亦勛也地

有餘利則民有餘地無餘利則君有餘損下以益上

非古也蔡母氏遂曰勛讀如藉
陸氏德明曰與助同

孟子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丑子曰夫子何以三見齊

王而不言高氏誘曰丑子即公孫丑世本云齊未公
子公孫朝之子字子景以字為氏亦曰景

丑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邪心去則無不正矣書曰

格其非心

孟子去齊子敖餞於犖門子敖王驩字程氏曾曰犖
門齊南門再

藝海珠塵 孟子外書四篇卷三 次

舉觴孟子辭而去子敖曰夫子盍賦詩孟子曰子大

夫欲我賦詩乎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磷讀如連與堅為韻白讀如裴緇讀如哉為韻四語本孔子之辭孟子以其類詩故以為詩而賦之此章見孟子之待小人

人不惡而嚴涅乃結反

屋廬子曰無為而治何如孟子曰有心於無為非無為

也虞舜先勞而後逸者也屋廬子初為黃老之學故以清靜無為問孟子恐其

有流弊也舉虞舜以告之

孟子曰矯枉不可過直此章即不為已甚之意

孟子曰天下有道諸侯有王東遷以後天下無主五伯

之罪也暴母氏遂曰諸侯有王鄭氏周禮注引之伯音霸

孟子曰有遠慮者無遺策無深謀者有敗機

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天下如運掌中也

齊人伐趙桃應將問於孟子孟子曰毋嗜殺將心也勿

爭功將才也與士卒同甘苦將道也將去聲毋音無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

君公之君不說意者未知善之為善乎說齊說公說音稅不說音

悅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

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

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

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

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夫音扶卒音粹淳

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

妻悲哭而莒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

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揖封生齊善歌人高商商調之

高者好行竝去聲夫音扶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

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

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執樹五

穀也夫音扶度徒洛反

騶衍請受業於孟子孟子曰吾老矣不能偕子遊於九

州之外也以衍好為大言且多荒誕不經之說故孟子拒之如此

凡二十章

孟子外書四篇卷四

為正第四

孟子曰為正以心為邪以心心之所之邪正因之故君子存心而不放

孟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堯舜

之道非遠人也人不自思之爾

孟子曰人謂孟嘗君好士吾不信也孟子言孟嘗君不過好名非真好士

也

高子問於孟仲子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謂也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孟子曰否不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穆音鳴於乎音嗚呼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扶夫音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

志則舛天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扶行中並去聲

邾婁繆公問政於孟子曰為政之道奚先孟子曰省刑

罰薄稅斂愛民之政也非是則無所為政也君其勿信倖臣之言南區吳省蘭泉之輯

孟子過邾見邾莊公邾國名高氏誘曰世本邾莊公名頡孟子道性善言

必稱文王道去莊公曰聞夫子之言昭然若發矇矣

孟子老於騶燕昭王使樂閑迎之孟子不往或問曰夫子何以不往孟子曰以吾受齊王之知是以不往也且燕王霸才也亦非天下之主也使王訪易尚書去聲中候乾象

凡八章以不政論魯禮時哈義人藝論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

凡八章

且燕王謂不出亦我王天下之主也去聲

子所以不封孟子曰以晉受齊王之賦是以不封也

孟子法外謂燕昭王吏樂問賦之孟子不封也問曰夫

必辭文王謂去燕公曰聞夫子之言則然若發難矣

孟子賦賦貝謂燕公謂燕國召高子謂曰孟子豈非善言

言南田之言謂借戴錄逸愛月之知也非景限無祖意如也持其心

藝海珠塵

經部總義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歙縣 洪 梧 桐生校

駁五經異義

許慎纂鄭元駁慎字叔重漢汝南召陵人為郡功

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元字康成漢北海高密人舉辟皆不就卒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

密人舉辟皆不就卒門生相與撰元答諸弟子

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所注周易尚書

異義第五田稅今春秋公羊說十一而稅過於十一大

桀小桀滅於十一大貉小貉十一稅天子之正十一

行而頌聲作故周禮國中園廛之賦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二稅一遠郊二十而稅三有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畷之賦出禾二百四十斛原註當云六百四十六百四十六原註當云一百六十七斗原註當云六芻秉二遠近無差漢制收租田有上中下與周禮同義

駁曰

王復案載師疏作立之間也

周禮制稅法輕近而重遠者為民

城道溝渠之役近者勞遠者逸故也其授民田家所養者多與之美田所養者少則與之薄田其調均之而足故可以為常法漢無授田之法富者貴美且多貧者賤薄且少美薄之收不通相倍蓰而上中下也

與周禮同義

王復案莊氏本作而云上中下與周禮同義宜可從

未之思也又

周禮六篇無云軍旅之歲一井九夫百畷之稅出禾

芻秉釜米之事何以得此言乎

王復案周禮載師疏引

異義

天號第六今尚書歐陽說春日昊天

王復案周禮大宗伯疏作

昊天欽若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

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

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

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謹按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海知昊天不

獨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

時非秋也

駁曰王復按大宗伯疏爾雅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

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

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閔下言

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

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

時稱之王復按大宗伯疏作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

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昊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

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為當順其時此之求天

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

昊天孔子卒稱昊天不弔無可怪耳原按若察于是

作察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

論其義也二者相須而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

是人逐四時互稱之。王復按尚書堯典正義詩黍

離正義周禮大宗伯疏爾雅釋天疏並引此條字句

微異而意

指悉同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

旁不及四時王復按一本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

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

尊者王復按一本六宗上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

月星辰王復按一本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

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

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按夏侯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大夫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

原按原本無此八字

玄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禘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

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

王復按此條較各本所載互異今依周禮大宗伯疏引錄

三光考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內

王復按周禮馬相氏疏引玉雜則色雜

王復按周禮玉人疏引

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觶觶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

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
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
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
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
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
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
七升謹按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
一豆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
升王復按禮記禮器疏無當謂五升四字
駁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觥字角旁著氏汝

頴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
是與觚相涉學者多聞觚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

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

爲斗與一爵三觥相應王復按禮記禮器疏於觥字

誤爲觚也南郡太守云云較此詞句稍畧又詩卷耳正義周禮梓人疏儀禮燕禮左傳成十四年等疏並節引此條較此俱畧茲據錢氏本抄錄較他本爲詳

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
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
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

駁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下王復按監本曲禮疏作上字適

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

王復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凡君非禮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

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

駁曰子思云今之君

王復按監本曲禮疏有子字

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

楚使吳首兵合于子思之言也

王復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公羊說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

五兵矛戟劍楯弓矢

原按周禮夏官疏車之五兵戈

無夷矛而有弓矢

及祠出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為

授兵於廟

王復按周禮肆師疏無左氏說云云十二字

謹案三朝記曰出

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

王復按此與肆師疏合

駁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治為祠因而作說如此

王復按周禮大司馬疏以治為祠二句作因而作說之亦

不從左氏說治兵為授兵於廟云於周司馬職云云

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

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來所田之野乃為

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

之禮

王復按此與大司馬疏合○原案原本亦載此

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輅祀帝於郊魯用孟春建子

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

則改卜後月

王復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按同左氏穀梁說以為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

駁曰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前也設

言死凡人于恩猶不然况賢聖乎

王復按禮記曲禮疏引原本未載論

語云至未葬前也數句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

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

也大人者聖人

王復按一本作聖明

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

按原本少載至此

古周禮說天子無爵

王復按別本此下同尚有三公無官句

號于天何爵之有

王復按別本此下有參職於天子何官之有二句謹案春

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

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

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

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

王復按禮記曲禮疏引

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所以

卑婚禮也

原按原本無此六字

禮載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

駁五經異義

駁五經異義

七

原按天子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原按原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至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王復按原本所載係春秋穀梁傳相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八年集解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

駁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濱

一無濱字即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原按即字一作天子雖

至尊其于后猶原按一作夫婦也夫婦配原按一云無夫婦配

合原按一云夫婦無別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

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

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原按一云此言繼之非後為天地先聖之主天子則誰乎王復按詩大明正義禮記曲禮哀公問左傳桓八年各疏與原本所載俱不合今就諸疏互較一依錢氏本抄錄其有別本互異者即為分註其下

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于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王復按原本無左氏說云云十字原按春秋左傳曰徙石主于周廟言宗廟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無明文也見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一

駁曰按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于道

左樞將人于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

左王復按禮記檀弓疏引

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

駁曰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

王復按禮記檀弓疏引○莊氏本有按哀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朔于戚蒯躄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躄得反立明矣從公羊說等句並附載之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

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

駁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

之殺之者士官也

王復按禮記檀弓疏引

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為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

駁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

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

王復按禮記王制疏引

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

殷法也

王復按禮記王制疏引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謹按

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

駁曰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

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

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

王復按禮記王制疏引

異

王制疏有朝名二字

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

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

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謹按禮有覲經詩曰韓侯

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

禮說

駁曰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

于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覲據時所用禮

王復按禮記王制疏引少

秋之言覲二句餘悉合

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
 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
 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
 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王
 按一本有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二句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
 不奔喪王復按一本有四方不若同姓千里外猶奔
 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

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
 差王復按一作是尊卑異者也按魯夫人成風薨王復按一作春
 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賜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

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王復按一本有則天子

於魯既含且賜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

夫會王復按一本作一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

游吉云王復按可知下一本作昭三年晉侯去疾卒

吏士景伯詰之其對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

先大夫印段實往做邑之少卿也王史不討恤所無

也王復按一本有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

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

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王復按禮

異義公羊說諸侯夫人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

駁曰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慈畧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疎之數云夫人

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

王復按禮記王制疏引

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謹案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義

駁曰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

問多其五歲又何太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非用民意取王復按原本於太違之下缺此十二字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王復按王制疏引

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謹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

駁曰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臟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上春位小前故祭

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王復按禮記月令疏引

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漢將土復按禮運疏無漢將二字受

命之端周亡失天下之異王復按一將有六國爭強秦項交戰

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瑞又云麟得而死此亦天示夫子將沒之徵也等句左氏說王復按一作說左氏者麟是中央

軒轅大角獸孔子備春秋者禮王復按一本作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

修以致其子王復按一本作修故麟來為孔子瑞陳

欽說王復按一本作麟西方毛蟲王復按一本孔子

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謹案公議郎

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皆以為吉凶不並瑞

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王復按

不得復為漢瑞以應孔子至

駁曰王復按禮運疏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父

父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

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法故

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

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于周將亡事勢然也與者

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

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王復按禮

引又春秋哀十四年疏亦節引此條意惟並同公羊

哀十四年疏引曰公羊說麟者本精一角亦目為火

侯並附載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

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謹按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

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

也

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無近誣乎王復按禮記禮運疏引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大惡也謹案同左氏說

駁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王復按禮記禮器疏引

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禮記王復按禮器疏作引此燔柴盆甌之事一本作禮器云竈者老婦之祭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謹案同周禮王復按一本于黎為祝融下有火正祝融為竈

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博頰謹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竈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婦也同周禮云云並附載之。原按古周禮說一條並見林公贍荆楚歲時記注

駁曰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經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于四郊而祭火神于竈經于禮乖也王復按禮記禮器疏引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禮戴說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王復按郊特牲疏引無禮戴說云至此十五尊賢不過二代禮疏亦無此句古春秋左氏說周

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謹按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雠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

與左氏說同

駁曰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

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夫三統王復

按原本及禮疏俱無此句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對其後

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王復按禮記

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王復按此條

譜正義採入原本缺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

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謹

按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

非地祇

駁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

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

公也王復按禮記郊特牲疏引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

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

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

及死故社稷人祀之既祭稷穀不得俎以稷米祭稷

反自食同左氏義

駁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

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司徒五土名王復按一本于五嶽
而食下作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
土地者上使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等句又大司
 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者五土之總神即謂
 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
 同用樂也又詩信南山云昉昉原隰下之黍稷或云
 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
 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王復按禮記郊特牲疏引
 異義今戴禮說王復按一本禮載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
 之凡有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

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雍
 明堂月令書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
 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官方三百步在
 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
 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
 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神王復按原
之太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王復按原古周禮孝經
本座星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
 曰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謹按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

駁曰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王復案禮記玉藻疏有及其下顯與本章異八字

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

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

堂十二室王復按原本作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

援神契王復按原本無孝經二字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

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

在太微于辰為已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于丙巳

由此為之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

水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

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王復按禮記明堂位

疏引少水木用事至末五十二字餘悉同又玉藻疏引與此末截同

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

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

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

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棄時正則不知其所

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

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且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

月當行其正至于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
閏月猶朝之者是也原按棄時以下見御覽五謹案百三十八卷內今據補入

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按謹按二語錢莊二本俱未載

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

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
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不告月一作復案

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

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

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

廟祭異亦明矣王復按禮記玉藻疏引惟原本據御覽補入棄時正云云一段為疏所無

餘悉同

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原按

路史後紀作炎帝姜姓太昊所賜黃帝姬姓炎帝所賜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

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王復按此

條鄭氏駁見禮記大傳疏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于鄰國亦當稱薨經

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
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

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

卒者卒者終也

駁曰禮雜記上云君薨赴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

告于執事

王復按雜記疏無

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

折曰不祿君薨赴

王復按雜記疏無赴字

而云不祿者臣

子之于君父

王復按雜記疏

雖有壽考

王復按雜記疏

猶若短折痛傷之至也

王復按雜記疏作猶若其

若赴稱卒是以壽終

王復按雜記疏作若君薨

惜之心

王復按雜記疏

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

卒者無老無幼

王復按雜記疏

皆以成人之稱

王復按雜

記疏以作

亦所以相尊敬

王復按此條

異義或曰卿大夫有主不答曰

謹按卿大夫非有土之

君不得格享昭穆故無木主

一云不

春氏左氏傳曰

衛孔惺反祔于西圃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為主禮

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

石主

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

禮也結茅為叢孔惺祔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

耳又云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

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

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

無主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

相變既練易之遂藏於廟以為祭主王復按原大据

條其文甚畧並附載之○公羊說大夫無主謹按卿

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駁曰孔悝詔主者祭其所

出之君為之主耳○又周禮小宗伯疏春秋左傳

哀十六年疏檀弓下疏通典吉禮並節引此條

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王復按禮記

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

原按此條鄭氏駁見坊記正義

○按此條又見周禮疏人疏

異義王復按禮記服問疏有妾子立為君

既說妾子立為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

今春秋公羊

得尊其母立以為夫人否十五字

也下堂稱夫人尊於國也云子不得爵命父妾子為

君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于尊者有所因緣故

也穀梁傳曰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為夫人是子爵於

母以妾為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

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案舜為天子瞽瞍為士起於

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得尊母成風

為小君經無譏文從公羊左氏之說

駁云父為長子三年為眾子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

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王復按禮記服問疏引

此悉合又通典嘉禮引

較此差詳並附載之○異義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為

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下堂稱夫人尊

行國家則士庶為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
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于妾子為君爵其母者
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
成風為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為妻非禮
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為夫人母以子貴禮
也謹按尚書舜為天子瞽瞍為士明起于士庶者子
不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為小
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駁曰禮喪服父為長
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眾子則為之期明無二嫡也
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
妾母為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聞公之
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
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
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

獄者塙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

王復按詩行露正義

引作駁異義

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王復按一本有

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也句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

王復按一本作士皆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

有四方之事駕三也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

所乘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

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王復按原本無

此句今據詩千旂正義補

駁曰千旂正義作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

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四馬為乘此一圉者養一馬

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

王復按尚書一段係康王之誥語而此云尚書顧命孔氏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

於王王遂報諸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頤命共為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頤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言獻之誥此駁所引即其證也詩于旌正義與此同言獻

四黃馬朱鬣也既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

與圉以六為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復按此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王度記曰大夫易經時乘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

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為禮制至度記云

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

無以言之王復按詩于旌正義引一本易經云云一段載在駁自以下問禮校人云云以上

異義今戴禮王復按春秋左傳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桓六年疏作禮戴

異姓有親屬者左傳疏無親字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

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

其子為一族已之子左傳疏作已之女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

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

昆弟適人者左傳疏有與其子三字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

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

祖左傳疏無上字下至玄孫左傳疏無下字凡九皆為同姓左傳疏無為字

謹按禮總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一本是字禮為妻上冠服字

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詩葛藟正義無中九族三字不得但

施於同姓

駁詩及左傳疏俱作玄之間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

藝每朱塵

駁五經異義

三

明不得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左傳疏禮雜記下此四字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無麻字禮雜記下此四字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詩疏婦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左傳疏喪服小記說族左傳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王復按詩葛藟正義左傳桓六年疏引與此互有不同今據二疏校定分別詳之又尚書堯典正義引異義一條亦可互證並附載之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與姓有服鄭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總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

昏禮之暮枕席相連王復按詩葛履疏引作鄭駁異義云

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二丈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

五堵為雉何休注公羊取韓詩傳云堵四十尺雉二

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也

二說不同王復按一本據左傳隱元年疏云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一堵為

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為一丈五堵為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古春秋左氏傳一丈為板板廣二尺五板

為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為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云

云與此條異

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

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

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

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為百雉

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

度量於是定可知矣王復按詩鴻雁正義引

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王復按詩正月正義引作鄭駁異義云

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則非常為義王復按詩十月之交正義引原本未載此條今據錢氏本補入

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王復按詩

何人斯正義引作駁異義云又錢本據僖公九年穀梁集解引鄭君曰盟牲諸侯用牛大夫用殺云云疑

是駁異義文並附載之

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王

按詩甫田正義引作駁異義

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

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

功王復按詩甫田正義引作駁異義

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韎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

謂之韎王復按詩瞻彼洛矣正義引作駁異義

駁異義云有韎韎無韎韎有韎無韎韎王復按此亦瞻彼

無今從錢氏本補入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王復按原本無此二句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圜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圜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靡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葦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

靡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圜曰靈沼稱沼曰靈沼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

駁曰王復按詩疏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作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靡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靡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

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王復按詩疏有其如是也

四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

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

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皙雖然於郊差

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

之矣王復按詩靈臺正義引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

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

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云唐五廟

知不感天而生

駁曰

王復按一作玄之間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

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娥簡

吞鳳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

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

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况乎天氣因

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

多怪王復按詩生民正義引

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藩衛純

臣謹按禮王者所不純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已德所

及易曰利建諸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

駁曰王復按一作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

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王復按詩臣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王復按詩闕宮長發正義俱引作鄭駁異義云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

高將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郊宗石室謹按叔孫

通宗廟有日月一作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禘此

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原註御覽五百二

藝文類聚三十八始于有虞氏故云先王之禮王復按此條與前條莊氏本合作一條而以前條作鄭氏駁

異義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

駁曰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

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

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

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王復按詩闕宮正義引又春

附載之。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

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

贖死罪千鍰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

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為價相依附王復按尚

義引作鄭

異義公羊譏世卿

駮曰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興滅

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其義何在王復按春秋宣十年疏引

皐陶改贖為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為別王復按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

作鄭駮異義云

異義公羊以為鸚鵡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

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為夷狄之

鳥來中國左氏以為書所無也王復按來中國下考工記疏有義與公羊

同五字書所無上有鸚鵡來巢四字謹案從二傳

駮曰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

而至則言來鸚鵡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

為昭公將去魯國王復按周禮考工記疏

鹿鳴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宴樂之如鹿得萃草以

為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王復按詩

鹿鳴正義引作鄭氏駮

鹿鳴正義

